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 第十二回 破莒州樂毅戮屍 戰鄒平豹威斬將

詩曰： 夔府孤城落日斜，每依南斗望京華。  
聽猿實下三聲淚，奉使虛隨八月槎。  
畫省香爐遲伏枕，山樓粉堞隱悲笳。  
請看石上藤蘿月，已映洲前蘆蘂花。

話說樂毅帶領八員偏將，五百精兵，石秉跟隨掠陣，放炮出營，齊撒徵駒，到了莒州吊橋以前扎住，即命石秉當先討戰，點名要孫安出來答話。石秉領令向前，用手上槍望城樓一指，高聲大喝：「城上的軍校聽真，今有燕邦昌國君兵馬大元帥親身到此，快叫你家主將出城受死，若要遲延，殺進城來，玉石俱焚，寸草也是不留。」門官聽得，不敢怠慢，飛報帥府。孫安用手一揮，門官回歸汛地，隨即披掛，提槍上馬，帶領四員偏將，五百家丁，出離府門，來至西門，抬拴去鎖，點炮放開城門，放下吊橋。孫安緊撒一響，領眾將撞過橋來。樂毅聽得大炮連聲，知道城內發兵。遠望兩桿白旗，分開左右，旗角下一匹白龍駒，坐著一員年少將官，尤如一片白雲，就地滾來。後面跟著一班佐將，如狼似虎，十分威猛。樂毅刀尖一指，大聲呼喝：「小輩慢來，本帥久等多時，通你名來。」孫安聞得招呼，觀看樂毅，身軀雄偉，氣概軒昂，堆著威風，繞著殺氣。孫安著罷，躬身招呼道：「來者莫非是叔父樂元帥麼？」樂毅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冒認本帥為叔父。本帥與你從無半面，不知那來裡來的親？」孫安抱槍陪笑，馬上躬身，口稱：「叔父在上，姪兒不是別人，是南郡王爺的後輩。」

樂毅道：「住口，南郡王並無子女，何來的後輩，你莫非是冒名而來，希圖本帥饒你不死麼？」孫安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乃南郡王的義子，名喚孫安，早知叔父前來，姪兒應當遠接。接待不週，今在馬前請罪。」樂毅道：「原來你是孫臧的義子，在此鎮守，城內還有何人？」孫安道：「姪兒舉家良賤，並母親貴人，俱在帥府。」樂毅道：「莫非是蘇瓊美麼？」孫安道：「正是家母。」樂毅大笑道：「你既認我為叔，我有良言奉告，你不過是孫臧的義子，非是天倫之恩，即今快快回去，將城池歸降。並擒蘇瓊美交我帶回大營。二事允從，我當表奏燕君，自然封你官職，叔姪同朝，何等冠冕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孫安聞言大怒，叫一聲：「叔父，你無知德賴，言不人耳。豈不知瓊美貴人，是南郡王之妻，是我之母，怎麼叫我將母親交給與你。你與吾父，有一拜之交，說出這樣話來，真乃狗彘不如，若不看教姪之情，我就將你一刀兩段。」樂毅聽罷，一聲怪叫：「嗟喲，好狗子，怎敢出言傷我，我和你甚麼叔姪，你不提起孫臧便罷了，若提這別夫，我和你有一天二地之恨，三江四海之仇。」孫安道：「仇從何來？」樂毅道：「話不說不明，木不鑽不透，我把這個仇說與你聽。你家別夫，被閔王一把火燒去了，我才在山上下來，求逐功名，半路之間，遇著你家這別夫，說起家長裡短，就在招鳳樹下敘了年甲，結拜兄弟。那時我就問他到那邦去好，他就安著不良的心腸，捉弄本帥，叫我投齊，我就信了他的話，到了齊邦，卻被那昏君責了四十棍。這不是別夫乾的事麼，怎說無仇。」孫安聽罷，怒氣沖沖：「好反齊的樂毅，怎敢毀罵我的父母，氣殺我也，你往那裡走。」說畢，催馬提槍，對準咽喉就是一槍殺來，樂毅將刀架開，火速忙還，馬撞人衝，經戰三十餘合，勝負不分。一個是家傳刀法，無半點參差。一個是少年英雄，無一毫破綻。二人龍爭虎鬥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瓊美王妃，靜坐香房，心驚肉跳，坐立不安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兒臨陣，未知勝負如何，我何不往城上觀戰，才得放心。」想罷，吩咐備轎，帶了丫環，八名虎賁軍，三百隨從，坐了四人大轎出了元戎府，來至西門城上上下下了轎，丫囊跟隨，家將護從，來至城樓，支起懸空板，掛了避箭牌，貴人從探口往下觀看。只見燕營上上下下，整整齊齊，金鼓如雷，殺在一團，戰在一處，難分勝負。不言蘇貴人在城樓觀戰。

且說樂毅與孫安大戰，難解難分，殺得樂毅汗流遍體，兩膀酸麻。心中暗想，果然這小輩槍馬純熟，難討他半點便宜。本欲用法寶傷他，奈他槍勢來得緊急，不容小緩，焉有餘暇施放神砂。樂毅正在馬上沉吟，來免刀法略鬆，卻被孫安使一個丹鳳點頭勢，照著心窩刺來，樂毅將身一躲，卻被槍尖把膀上連環鎖子甲挑了一段。不覺心中大驚，那馬退了數步，用刀架住了銀槍，眼角斜瞟，見城上有一群婦女，便心生一計，大喝：「孫安且住，我看你是條好漢，怎麼不知羞恥，卻教粉面油頭在城上掠陣。」孫安聞言，扭轉虎頭，往城上一看。不提防樂毅雙手舉起雁翎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照定孫安頂門，一刀砍來。只聽得響亮一聲，連肩帶臂，把孫安劈於馬下。那莒州數員偏將五百家丁，見主帥被害，各舉兵刃，一擁齊來，將樂毅團團圍住，死命夾攻。那樂毅舉定鋼刀，左衝右突。石秉一見，揮動大小兵將，衝到陣前，殺得莒州人馬四分五落。

蘇貴人在樓觀看，見孫安墜馬，不覺失了三魂，走去七魄。一跤栽倒，雙淚交流，大罵樂毅匹夫，既與亞父結交，如何絕情斷義，害我孩兒。這賊既然反面無情，諒這莒州難保。吩咐打轎回府，再作商議。樂毅督率燕兵，殺得莒州人馬四散逃生。樂毅揮動大兵，一齊奪關，城無主將，並無攔阻。殺進莒州城中，不論軍民，開刀亂斬。百姓逃亡，哭聲震天。那瓊美貴人，回到帥府，在豹沙廳坐下，把淚痕止住，正要傳家將守城，未曾調遣，聽得有大炮連聲，驚天震地，早有探事旗牌，忙進帥府通報：「樂毅攻破莒州，已離府門不遠，貴人及早定奪。」王妃聞言，嚇得面目更色，那些丫環家將聞得大兵進城，各逃性命，那裡還顧得貴人，一個個即時西躲東逃，單剩下那王妃一人。那瓊美貴人，心中一想，看此聲勢難以挽回，倘若被擒，有傷王爺體面，不如自盡，以全貞節。想定主意，轉入香房，三尺紅羅，懸樑自盡。樂毅殺進莒州，至帥府豹沙廳坐下，命石秉把狗子舉家良賤拿來。石秉領令，帶了五百軍兵，進後房各處搜尋，共綁得男婦二十七口，推至府廳階下，樂毅道：「怎麼只有這幾個人？」石秉道：「也有懸梁的，也有投井身亡的，止尋得二十七口，綁來繳令。」樂毅道：「怎麼不見瓊美狗殘婦？」石秉道：「有個女子，好似王妃打扮，自盡在房中，未知是否？」樂毅道：「引我去看來。」石秉連忙引路，彎彎曲曲，引至香房。舉目觀看，只見這女子天然美貌，身穿王服，雖然弔在梁上，卻是面色如生。樂毅一見大怒，想起孫臧別夫之仇：「你這狗殘，雖然自盡，我豈肯容你全屍。」吩咐石秉，將他放下來。石秉走至跟前，用劍一揮，紅羅兩段，咕咚一聲把貴人的屍首跌落塵埃。樂毅邁步上前，用手指定王妃，叫一聲「瓊美，你是千金小姐，丞相之女，嫁了南郡王，榮華已極，富貴無雙，那知數盡臨危，這等結局。你亦不必怨恨於我，只怨你家別夫行事不端，誣我投齊招辱，於今你雖自盡，我豈肯容你全屍。」越想越怒，一伸手把寶劍拔出，左手擦衣，右手舉劍，盡力一揮，屍首兩分。劍歸鞘中，怒氣未息，憤憤出離香房，回至豹沙廳坐下。傳令把二十七口開刀處斬，府中資財犒賞三軍，出榜安民，歇兵三日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孫臧，往天台山天台洞打坐，天交三鼓，殘燈尚明，偶然把仙目睜開，往下觀看，只見蒲團之前隱隱約約，似有兩人走動，上前退後，不敢近前。心中疑惑，叫一聲清風明月，不見答應，「想是這個兩個孽障都睡著了？是甚麼人行走？諒著那邪魔鬼怪也不敢進我洞中。」隨將拘鬼咒念了一遍，那兩個鬼魂竟到蒲團之前，雙膝跪下。孫臧舉目一看，原來是瓊美貴人、義子孫安二人。滿身鮮血，兩淚交流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揮淚不止。那瓊美王妃叩頭垂淚，口稱：「南郡王，你在天台修煉，撇下母子在莒州，俱受樂毅之害。吾兒孫安，被他走馬刀劈死在疆場；我瓊美懸樑自縊，又被樂毅腰斬屍骸。可憐我母子二人含冤，死不瞑目。」孫臧道：「你母子不用啼哭，未曾注生，先就注死，也是劫數應該，大限難逃，該受一刀之苦。我今超度你母子，不落輪迴，早升極樂，便死而無怨了。」說完，欠身離坐，將杏黃旗托在掌中，望空一指：「清福神何在？」只見雲磨響亮，清福神來至跟前，彎背躬身，口稱：「真人有何法旨？」孫臧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尊神，今有王妃的幽魂在此，借仗尊神接引昇天，不墜輪迴之苦，貧道感念不盡。」清福神答應：「謹遵法旨。」取出彩蓮幡，望著王妃連展三展，瓊美一道靈魂附在幡上，一陣清風送至西方極樂瑤池仙府去了。孫臧又吩咐孫安道：「你的幽魂，不用別處去，可在天羅山內安身，紅慈谷等候樂毅，等他時衰運敗，任你大報冤仇。」

」說畢，只見一陣陰風，魂靈消散。孫臏發遣已畢，越想越怒，大罵「匹夫狠毒太甚，刀劈義子，其情可怒，為何貴人自盡，傷及屍骸，其情怎堪。我若不報此仇恨，有何面目為人。」細想報仇之事，尚在日後，但現在王妃的屍骸暴露莒州衙內，被樂毅作踐，雖是脫殼的皮囊，到底心中不忍。忙將杏黃旗一展，只見一位尊神，金盔金甲，立在跟前。孫臏道：「借仗尊神下降東齊莒州城內，將帥府燒了，不可傷及民房。」火神領旨，腳駕祥光，騰空而去。孫臏復上蒲團，養性修真，這且不言。

樂毅在莒州歇馬，大小三軍俱在校場安營，自己帶領五百家將，在帥府安歇。那夜正吃慶功酒，一個個歡呼暢飲，爛醉如泥，都睡著了，樂元帥在豹沙廳觀看兵書。天將二鼓，自覺困倦，也就安寢。只聽得呼呼連聲風響，火神爺在空中用避火罩將民房罩住，然後放開火葫蘆，連晃三晃，就冒出火光，只見火龍火鴉火蛇火鴿一齊撲著帥府，頃刻間把帥府燒著了。前房後舍盡都是火，那一位王妃的屍首，用火葬了。烈焰騰空，好不利害。那五百燕軍被火勢一迫，在夢中驚醒，個個酒醉如泥，煙迷火緊，競無出路，叫苦連天。樂毅冒火衝出，渾身星火，將衣服燒得淨盡，精著身體，站在路旁發呆，把魂都嚇得沒有了，那五百家將燒了一大半，一個個焦頭爛額，打火中逃出命的，止剩一百多人。石乘在校軍場聽見帥府失火，領兵來救，見主帥遭難，連忙脫下衣裳，與樂毅穿了，扶上馬，直送回營調養。到了次日，樂元帥身上無恙，不曾受傷。發放軍情，差人救滅了火，將受傷軍將留在莒州調治，催趕大隊，炮響起行。一路行程，尤如星飛雷掣，迅速奔馳，早到了鄒平關。離關十里，安下大營，豎立中軍寶帳，傳下號令，廣栽鹿角，深挖濠溝。軍行百里，不戰自疲，緊守營寨，來日交戰，準備取關。

不言燕兵在關外安營，且說鄒平關守將，姓姜名豹威，貌似火官，性如烈火。聞燕將樂毅興兵，已取界牌、莒州二關，今來犯界，在關外十里紮營。氣得怒髮衝冠，大罵：「樂毅奸賊，你有多大的本領，敢來犯本帥的境界。」吩咐四門添兵把守，多備灰瓶炮石，嚴加謹守，準備燕將攻戰，暫且不言。

且說樂毅，天明升帳，議論軍情，有先行官石乘上帳請令：「小將不才，願往取鄒平關，以效微勞。」樂元帥道：「鄒平主帥，聞得十分驍勇，非界牌，莒州二關之比，先鋒此去，見機而行。」石乘應諾，隨下中軍，結束停當，帶領本部人馬，點炮出營。吶喊搖旗，擁至鄒平關，高聲討戰。守城軍校飛報帥府。姜元帥聞報，暴跳如雷，吩咐快抬披掛伺候。有左先鋒上廳打恭，口稱「元帥在上，割雞焉用牛刀，末將不才，願當先出馬，擒拿燕將獻功。」姜豹威道：「匡將軍既要出陣對敵，須要小心。」匡虎領了將令出府，提斧上馬，帶了兵將五千，炮響出城。石乘看見城中有軍馬出來，用槍一擺，令部下排開陣勢，一馬當先。匡虎一見，更不答話，提斧就砍。石乘大怒：「好冒失的匹夫，一言不發，尤如啞犬傷人。」連忙用槍架過。槍斧交加。各逞英雄，一場好戰，戰有三十餘合。石乘虛點一槍，旋馬敗走。匡虎大喝道：「好小輩，你往那裡走，務要趕上拿你報功。」一伸馬，緊緊追來。

石乘回頭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忙在獸壺中拔箭，飛魚袋內取弓，箭扣當弦，回身對正咽喉，一撒手射去。好似一點寒星，直奔前來。那匡虎正然追趕，忽聽得弓聲響亮，明晃晃一枝雕翎望著咽喉而來，嚇得魂飛千里，把頭一擺，不能躲避，正中前心，栽於馬下。五百齊兵，敗進高關，石乘梟了首級，回營報功不提。

且說敗兵進了高關，藍旗忙進帥府，就把匡將軍被箭亡身，備細報明。姜元帥聞言，氣得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飛空：「哎呀，真氣殺我也，怎麼一個石乘膽大包天，在此逞強。殺我先行，我和他勢不兩立。」一腳把公案蹬翻，把虎皮交椅往後一推，跳出廳前，吩咐快抬出披掛。家丁連忙上前伺候，頂盔束甲，帶馬抬槍。結束已畢，扛刀上馬，帶領偏將四員，精兵三千，竟出南門。緊撒一轡，到了燕營，令偏將上前罵陣。轅門軍校忙進中軍報知，樂毅就命五軍救應使趙將軍出營拒敵。趙熊飛得令，下了中軍帳，提叉上馬，帶領本部五百人馬，三聲大炮，殺出營來。姜豹威用刀一指：「來將通名受死。」熊飛答道：「認不得五軍救應使趙將軍麼？」姜元帥道：「我乃姜太公之後，歷代公侯，本帥名聞列國，威鎮鄒平，從不認得你無名小卒。休得多言，放馬過來，賞你一刀。」趙熊飛大怒，兩腮紫漲，七竅生煙。一聲怪叫：「好醜賊，你敢藐視於我麼，你有多大的本事，這等放肆。」言罷，擰叉分心就刺，姜元帥手中刀急架相迎。戰未數合，趙熊飛招擋不佳，虛刺一叉，往下敗走。豹威大怒：「好小輩，你往那裡走。」催開坐騎，隨後趕來。相離有百步之遠，這老爺有一件暗器，名百鍊神錘，百步打人，百發百中。那姜豹威一面趕，一面把神錘托在掌上，對準後心，發手就是一錘。只聽得一聲響亮，甲葉齊飛，趙熊飛撞下馬來，死於非命。姜豹威取了首級，燕兵敗回大營，忙上中軍啟報。樂毅大怒，就問：「那位將軍出馬擒拿此賊，與趙熊飛報仇？」只見一將上前打躬：「末將願往。」樂毅道：「賢徒出陣，此賊十分驍勇，須要加倍留心。」石乘答應曉得，隨即下了中軍帳，提槍上馬，衝到陣前。姜豹威候望多時，只見燕營中飛出一員小將，銀盔素甲，白馬銀槍，就策馬迎將上來。用刀一指：「穿白的小將慢來，通名受死。」石乘聽得招呼，見對面一員大將，金盔金甲，紅馬鋼槍，身高丈二，膀闊七停，面如蟹殼，發似硃砂，就用槍尖指定：「好醜賊，認不得石先鋒麼，你莫非就是姜豹威？」姜元帥大怒：「哎呀，好小輩，竟敢將本帥呼名道字，坐牢著，看我取你的狗命。」言罷，兩手擰刀，擰頭就砍。石乘持槍，迎面相還。戰未數合，豹威拖刀敗走，石乘大笑道：「好一條猛漢，怎麼不經戰，只戰得幾合就敗走如飛，我石乘怎肯饒你。」說畢，一催白龍駒，提槍躍馬，緊緊追趕。姜豹威聽得鸞鈴聲響，就知是敵將趕來，滿心歡喜。抬腿壓刀，在懷中取出神錘，托在掌上，回身一擲。只見明晃晃耀人眼，冷颼颼迫人寒，竟奔頂門而來。石乘一見，說聲不好，把身一偏，側坐雕鞍上躲避，那知已避不及了，肩膀上中了一錘，打得火星亂冒，甲葉齊飛，在馬上晃了兩晃，險些跌下馬來，抱鞍吐血，敗回營中，上帳請罪。